



中南文學藝術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編

抗美陣列之戰雲

冀東怒火

李英華 仲 先 合著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寫在前面

冀東，在抗戰時期，她就是保衛祖國的尖兵，她在敵後最前線上（日寇從東北通關內的咽喉）堅持着長期的殊死鬥爭，最後終於戰勝了日寇。

如今我們憶起當年軍隊和人民聽到日寇投降消息時的歡樂情景，好像是在昨天。可是這個歡樂的日子，並沒有多久，就被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聲給沖散了！美帝國主義借用『盟邦』的招牌，從冀東的秦皇島掩護着國民黨幫登陸的那天起，冀東的人民又遭受了史無前例的災難，屠殺、姦淫、掠奪……在短短的日子裏，強盜們造下了滔天罪行。

這些，在起初人民爲了和平，都痛苦的忍讓了。但是人民是不可侮辱的，美帝國主義一連串的暴行，引起了人民無比的憤怒，最後冀東軍民在黨的領導下，決然的展開了英勇抗擊。

聞名的安平事件，塘沽軍火的大爆炸……憶起這一段歷史來，使我們更增加了今天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心，這也就是寫出這個劇本的動機。但是由於各方面能力限制，自己雖目睹了當時的一些情景，但不能照自己所想像能較好的表達出來，還得多靠大家指正了。

人物表

王大山——八路軍班長，三十歲左右。

大山妻——村婦救會主任。

大山母——五十多歲。

二剛——民兵，二十五歲。

建國——民兵，二十三歲。

志民——村治安員，三十四歲。

秀蘭——村婦救會員，十九歲。

桂英——村婦救會員，二十一歲。

區委

老頭——七十多歲。

小虎——大山子，九歲。

排長——（八路軍）

戰士——甲、乙、丙、丁、戊、己。（八路軍）

蔣匪軍團長

湯姆少校——美軍軍官。

劉瞎子——國民黨特務。

孫副官

劉連長——蔣匪軍連長。

美兵——甲、乙、外若干

蔣匪兵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五年秋末冬初，日寇投降後。

地點：河北省冀東的一個接近敵區的村公所外屋。

人物：大山、大山之妻、大山母、二剛、建國、秀蘭、桂英、志民、小虎、老頭、

區委、美兵甲、美兵乙、蔣匪兵、嬰孩。

幕啓：婦救會主任——大山妻與民兵二剛正在屋中排戲，婦救會員秀蘭、桂英爬在窗戶外向裏望着。

剛：（飾特務，大聲的朝蕭妻）你說吧！到底是怎麼的？

妻：（飾軍媽）怎麼的？怎麼也不怎麼的。

剛：好！你算有種，（說着掏出手槍來逼着妻）我告訴你，認的這玩意兒吧！

妻：認的，那能把你家老太太怎麼樣？

剛：槍斃了你！

妻：斃吧！我要眨個眼睛就不是我娘愛的。

剛：啊！（想了想又嘻皮笑臉的）我說大嫂，還是想開點，你也許罵我太黑心了，可是要換個別人，莫說是十萬塊錢，你就再加上十萬也不行啊！你說，你男人當八路，這方圓左右，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哇？這要叫皇軍知道了……哼！我在皇軍面前給你遮掩多少次了，用你幾萬塊錢你看在眼裏了，我告訴你，這要叫皇軍知道了，我得跟着你蹲笆籬子，這些你都知道不知道？

妻：你活該。

剛：對！我活該，唉！說起來也真是，你男人在家那時間，我們哥倆還怪不錯的呢，這會兒這麼幫你的忙，說不定他回來的時候還得謝謝我哪。

妻：謝謝，這那能不謝呀！還能把你給忘了。

剛：說的是呢！你就該明白點。

妻：我太明白了，我有什麼不明白的！

剛：你明白就好，（伸手）拿錢來吧！

妻：呸！你個該活埋的，我男人回來，拿槍把子打也把你打爛了，你這個臭漢奸。

剛：好！你敢罵我漢奸？！

妻：漢奸！漢奸！漢奸！我罵你也解不過恨來，你這狼心狗肺的還不死心，你反正是
不想叫我們活了。

剛：活？你說的倒美，你他媽的早就該死，誰叫你男人當八路哇，今個咱們快刀斷亂
麻，來個痛快的，你是要死要活吧！

妻：要死要活憑你，命在你手裏攢着了！（此時遠處傳來鑼鼓聲）

剛：對！你不給錢不是？

妻：沒有！

剛：好！你再說個沒有？

妻：沒有！沒有！沒有！

剛：好！你有勁，我不整死你呀！有整你的，你等着，可別後悔。（急下）

妻：（望着剛去了）早晚有一天要報這個仇。（抱起孩子來正欲往外走）

剛：（在門外的聲音）報告皇軍，就是這家當八路的有。

建：（飾日本鬼子，與剛由門外走進來，學着日本人的口吻）他的當八路的有？

剛：是的。

建：那邊的是？（向前走了兩步，但因為他裝的不像，窗外有熱鬧的人笑了）

剛：（向外大聲地）不許笑！沒告訴你們許看不許笑！

（秀蘭與桂英走進來）

桂：你們光說不許笑，鬼子也像他那樣的呀？前年八月的一天夜裏，咱們莊西頭上嚇的響了一槍，那時住在莊裏的鬼子，吓的連衣裳都沒顧的穿！我給你學學那個架子。

（學着鬼子害怕的樣子）

建：鬼子也不都像你那樣啦！那回在北街上砍人的時候，一邊喝着酒一邊砍，不眨眼的工夫就砍了好幾個，那個兇樣，要叫你看見吓也把你給吓死！

桂：剛才你扮的鬼子也不是砍人哪！

建：不是砍人也不是辦好事啦！

桂：不管辦啥事，你說，鬼子不怕八路？

建：誰說不怕來着！

秀：怕吧！可你剛才演的就不像是怕呀！

建：得啦！盡會挑我們的刺兒，你們婦女扭的那秧歌（學扭秧歌扭不好的樣子）那叫啥

呀……（衆大笑）

秀：你得了吧！誰就像你那蠢樣！

桂：拉倒吧！我看哪，還是叫咱們主任說說，主任，這是你經歷過的事，你說鬼子到家來那時間是啥樣來着？

妻：那陣子誰還有心思去看他！

桂：叫我說，管他啥樣呢，別爭論了，今兒個二十八，後天就是三十，區長昨天還帶信來，叫咱們快點整，三十的慶祝勝利大會上，咱們這些節目，還是壓台的玩藝呢，要不像個樣，有多丟人呀！人家笑話還不說，咱們村可不能鬧個落後。

剛：那是當然啦！沒岔，準不能落後，『老太太 鼻涕』——手拿把招。

妻：哎呀！一幌，今格二十八了，沒那麼快吧！

桂：可不二十八了，要不人家就着急。

妻：這麼說鬼子投降一個多月了，這日子過的真快呀！

秀：我說也是快呢！鬼子沒投降那年月過一天就跟一年似的，這一個多月，一眨眼的工夫就過去了，這人心裏要亮堂啊！

剛：怎麼你說的那麼對呀！那天我聽說鬼子一投降啊，一宿也沒站腳，建國敲着鑼，伸着脖子，可嗓子的喊：『鬼子投降了！』人們一會兒的工夫擠了滿街滿巷，孩子們吱呀亂叫，從來也沒看見咱們莊裏那麼熱鬧過。喂！你說不是，有人還不信，就那麼問：『鬼子真投降了？』『你聽誰說呀？』我說：你們看，那炮樓子還着着火呢！這回，他們才全信了。

桂：要不是區委來了一講話呀！我還不信呢！你說，誰想的到哇。

妻：區委來的那天，我正去送軍鞋，也沒趕上聽，他都講了些啥來着？

桂：誰也記不清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說：蘇聯紅軍解放了東北，鬼子一看事不好，這才投了降，還說，這都是全國老百姓抗戰八年，八路軍堅持敵後鬥爭，流血犧牲，這才勝利的……

建：那天區委話剛講完，我就敲開鼓了，把鼓打了個大窟窿還不說，手都起了泡了，（伸手）你看，到今格還有印呢！

秀：你就知道高興，區委講話的時候，有不少的人都哭起來了，我媽也哭了，我就問她，你哭啥呀？她一邊擦着眼淚說：我沒哭哇，我心裏有點難受，這些年都是怎麼熬過來的呀！可有個見天的時候了。

建：我才不哭那份呢，那鼓那麼敲我還嫌他不響呢，真不過癮。

剛：你還說呢，農會還合計着讓你賠鼓呢，弄一個新鼓讓你給打那麼個大窟窿。

建：賠鼓？『娶媳婦的空孝袍子』——沒那個事，我才不賠那個呢！鬼子投降了，我該打個痛快鼓呢！

秀：你那個調皮勁，一輩子也改不了。

建：改，我爹我媽都管不了我，你想叫我改呀！……

秀：死不要臉誰管的了你呀！（衆笑）

桂：你們別吵了，主任快排戲吧！你怎麼不高興啊？

妻：（正在一旁低頭想什麼）我有啥不高興的，鬼子也投降了，我是想起一件事來。

剛：啥事啦？是不是想起鬼子作惡的事呀？

妻：不是！

剛：那是想起啥來了呢？

建：我說你缺個心眼，你還不信，人家主任想起她當家的——大山來了，主任叫我說你用不着想，我大山哥這回呀！不當排長也當班長了。

秀：你快一邊呆着吧，真的主任，小虎他爹還沒有信來呀？

妻：沒有，我也不想他，今年開春的時候，在小虎他姥姥家，聽說在長城邊子上活動呢，那還是傳來的口信呢，誰知道現在。

秀：真的，屬耗子（老鼠）的，——出了門就忘了家啦，多帶點口信又費了啥啦。

剛：你看你說的，人家軍隊上除了打仗就是出操上課，那有那些閑空總想着家，不像咱們老百姓啊，出去十里地就不認識道了。

秀：老百姓又咋的了，老百姓也是抗日呀？老百姓也沒呆着。

剛：我也沒說你沒抗日呀！你看，你們婦救會，一點也不讓過。

妻：都快別說了，軍隊上不容易，後方咱們老百姓也不容易，就說咱們這村吧，鬼子、漢奸隊，三天兩頭到，光要東西還不說，一天價提心吊膽的，連啥時候死活都不敢想，只想熬到啥時候是個頭啊。如今總算熬出來了，叫我看這比啥都強，

我就是想這個呢！

建：要是我大山哥回來了，那不更強啦！

妻：我可沒那麼想，說心裏話，這兩年想也夠了，從今年夏天解決了組織問題，我就更不想，只要咱們能平平安安過日子，把生產搞好，不怕這不愁那的，孩子也都養活大了，不就好了。

剛：那你就放心吧！這回太平日子算到手了。

建：你反正是越好了越好吧！日子也太平，大山也到了家，那不啊……（停了一下，剛向妻看了一眼）

衆：（笑）……

（治安員上）

治：你們開啥會呢，這麼熱鬧？

衆：沒開啥會，正練節目呢。

剛：治安員！你怎麼才回來呀，剛才我還想，莫不是出了啥事了吧！可是又一想不能啊，這會兒又沒有鬼子了。

治：哈！哈！啥事也沒有，真是禿子剃頭——「平理」（沒有阻礙的意思）。不像那年頭了，趕趟集，還得幾個人搭伴，腰裏帶上手榴彈，辦完了事，趕緊往回走，這回呀！街上也熱鬧了，連個特務毛也沒有了。

剛：到底他（指特務）沒號（熬）過咱們。

治：對啦，在集上還碰見區委了，說過一會許到咱們村來，咱們軍鞋都交上了沒有，聽區委說，隊上要跟鞋了。

妻：打昨天就齊了，米也碾出來了。

秀：早都完成任務了，還富餘好幾雙呢！

廷：在咱們主任領導下，就不許出岔！

秀：那是自然的，不像那民兵大老爺們，成天沒事打雀去不說，還諷刺個人啥的！

建：呃……你別瞎扣帽子，人家就昨個打了一回讓你給碰上了，你就說成天打雀。

剛：得啦，別鏽鏽了，治安員從集上回來，有什麼新消息給咱們講講吧！

衆：歡迎，歡迎。

治：真是，你們不提起來，我還忘了，剛才在集上聽區委說蘇聯紅軍到了山海關了，汽車一到，鬼子就繳了械了。

剛：一槍也沒打？

治：他可想打呢，沒容他動手，就給收拾了，再說吓也把他給吓傻了，他還想打呢？

妻：那蘇聯紅軍咱不進關到咱們這來呢？

治：這事我可就摸不透了，你就說城裏那幫鬼子吧，還直個勁的往外打砲呢，你說氣人不氣人！

妻：咱們隊伍呢，怎麼不打呀？

治：剛在集上聽說在東邊打着呢，一點一點的收拾。

剛：到咱們這打來了，去呀，配合着點，狗×的，逮住一個也不留，都宰了他。

建：你說這鬼子也怪，投降了咱們隊伍夠多好，還優待，他聽國民黨的。

治：你沒聽區委講，這叫蔣敵偽合流，國民黨早就跟小日本勾搭上了的，我看他就是鬼鬼祟祟的亂通咕，早幹啥去了，跑到峨嵋山上去避風，這回下命令，小子有種你都過來呀！他過不來我也信。

（老頭有七十多歲，鬚髮皆白，拄着拐杖）

老：志民趕集回來了？

治：回來了，大爺，給你老（從錢袋子裏拿出一包東西來）這個繫買的還挺便宜（因老耳聾，趨近耳邊去說）。

老：好啊？大家都鬧着生產，我也炸個饅片子（油炸槽）。呃！你們這羣年青人都在這了。妻：我們在這練戲哪！

老：練戲幹啥呀？

剛：過兩天區上開大會，好演哪！

老：好哇，你們年青人該樂樂哈哈了，這回小鬼子也完蛋了，不用說你們哪，連我老頭子，也比以前年青了。（問妻）大山沒信哪？

妻：以前有信，這些日子沒信。

老：好哇，在隊上錯不了，不用惦着哇！

妻：我不惦着。

老：大山就算有個出息，不用說多了，我要倒退四十年的時候我也幹去了。

治：你老不行了，等着享福吧！

老：享啥福呀！吃豆腐都快嚼不動了。

治：不，這回鬼子一投降，新中國建設好了，將來像你老這樣的，都進養老院去呀！

老：怕趕不上了，你們年青人福氣不小哇，生的好時候，我這一輩子就沒趕上過太平

年呀！兵慌馬亂哪！

剛：這回就好了。

老：要不我就高興了？人要是高興啊！這腰也挺的直，這棍子不拄都行了，（說着把

棍子提起來，走了兩步，身子一歪，衆忙扶）不要緊，人家說『老要張狂，少要穩』，

有鬼子的時候，左右爲難，這口氣算鬆過來了，你們練吧，我……（欲走，正在此

時大山母上）

母：大叔在這呢？

老：哦……

母：虎媽呀！我挨家挨戶都找遍了，快回去吧！看看誰來了！

妻：誰來了呀，媽？

母：小虎他爸爸回來了。

妻：媽，你老這麼大年紀了，噲還逗起我來了。

母：你看你說的這都是啥話，我還逗你，是真的回來了，你快跟我回去。（小虎上）

小：媽！我爸爸回來了，還有區委呢！

老：你們說啥？

治：大山回來了。

老：那好哇！（向妻）快回去吧！走，這我也去看看。（衆正欲往外走，大山和區委上）

妻：（驕喜地，但又不好意思的）區委來了，（問孩子）唔，你看那是誰。

大：（抱過孩子來）長這麼大了，一歲半了吧！

母：你這回信了吧！我回去了，張羅着做點飯，你們一會就回去啊！區委，到我家來

喝水。（下）

老：咳！大山，你小子出息了。

大：大爺。（敬禮）

老：真是裝龍像龍，扮虎像虎，真像個兵樣啦！在隊上好吧！

大：好，大爺，你老還這麼壯實呀？

老：壯實，沒想到能熬到今天，小鬼完了蛋，我尋思咱們爺兒倆見不着面了呢，這回

好了，這都是你們的功勞哇！

剛：你使的什麼槍啊？

大：三八大蓋唄！

建：你有子彈搞給兩發吧，我們一棵大蓋才十來多發子彈，真不敢瞎放，你們打仗能得呀！

大：回家來又沒帶武器，身上一發也沒帶。

建：等回去了，給轉過來吧！

治：真是，你啥時候歸隊呀？

大：呆過兩三天，本來我說不回來，你說看看不還是那個樣，連長說，你還是回去一趟吧，鬼子投降了，離家這麼近，不回去一趟還像話。指導員也幫着說，我想，離家這麼近，要叫家知道了，還不找到隊上去，也是麻煩，這麼着我就回來了，其實，我也願意回家看看媽和各位兄弟哥們大爺們。

區：這麼一來，順便連孩子帶孩子媽都看了。

衆：（笑）（妻低頭）

區：我看這樣吧！話說起來沒完，大夥都讓開點，讓他們一家子先到家說去吧！

衆：同意，同意！

治：我更同意，大山，明天早晨到我家去吃飯，沒啥好的，主要咱們哥倆略略。（談

談的意思)

大：好，我是不會客氣呀！

妻：你可到實在。

大：你看，當八路軍的還講那個，虛頭八腦的，我可真反對。(往外走)

區：對，咱們就是不講客氣。

老：我也回去了，好小子，當八路一家子都光榮啊，連我老頭子也覺着光榮，(向剛、建)你們也當去吧！(往外走)

(這時一陣劇烈的引擎聲突然襲來)

區：這是蘇聯飛機吧！蘇聯紅軍進關來了。

衆：快出去歡迎歡迎吧，走，走……(衆下)

(外邊響起一片歡呼聲，接着有數架飛機衝來，掃射、投彈)

(後台聲：快爬下，別亂跑，趕緊到屋裏去！孩子們的哭叫聲，稍停，掃射，飛機聲過去後，區、大、妻、建上)

妻：區委，這是怎麼回事啦，怎麼蘇聯飛機還打咱們哪？

大：我看那不像蘇聯飛機，在連裏聽說蘇聯的飛機都是紅五星麼，那是美國的，上頭是白五星麼！

建：對了，去年掉在雙柳樹的那架美國飛機，和這個一樣麼。